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25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25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25册目錄

左傳春秋 一八一—三五五（三五本—七〇本）……………

包公案 一一一—一四（卷一—卷二八）……………

左傳春秋 十八

五為大將芝是眼現六路耳听八方層友而四將劫却早
已看見高庚冲去而圍料他定然有計却是早少加一防略一
刀砍了潘標剛族馬田見迎面有一支刁翎直奔前心處是
声不如此、勒馬閃身要躲只是未及咧馬頭向上一台正
五那班豹駒前肩膀之上征駒負痛難省旁邊一就迎吐
一声連人代馬俱各持倒四个人俱各大疾一奔在馬上前
傷處下的性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三卷地也修成地仙後未死五王剪之手我不知道在下到晚

沿一可依言勇將不如智將不如福將左王福大命長這是有
的在坐計位那一位沒滾過去四書請問四書還是假的不成
柳益既成了地仙不有不和之礼且說左王福大命長這是有
保三尸子骨看見四人群戰左王他便早回天怒一則奉命前
求略陣二則實功存左連心三則這又是自己之事它有不助
之理說者暗、催馬誰和還未至張前日見左王隊馬吃這一
官不心忙、一抖战冲入人群大叫小輩休得撒野聞言的明
甫也老尸來也

表門即 未動手先通名姓 却是王孫弟窈是
口人止要傷此將 温頭前 听見明南自通名
不由一齊回駭看 睛見潘潘美英公 見三尸
掛素川白多俊美 實與別者大不同 見他臨近馬不遠
將鈴一拉滾素英 也不和他將誰刺 人上防各細睁睛
這却是 養由基的軍信授 奪命神合誰不京
不到省急他不使 一心要 吞救左王命殘生
合方展、這一路 却是直扑將梅中 梅中一見忙招架

手內剛刀往上拿 子骨早以抽回去 不由梅中刀架空
使的身形只一美 挺身招架魂吓京 早萌見
成行又命咽喉刺 要惹招架不不展 只听吃一响响
刺中了 咬鼻之上滿鮮紅 三尸抽合波手移
打漫脚下、絕情 可恨那 馮凱循駒剛趕至
又听吃的响一声 正中左肋合入肚 這一宗大真不輕
二人尸骨一处倒 只听吓吓又吃吃 見三尸
又把手內合一抖 那六个 一見省忙那消停

三尸子骨這真一合刺死了两个层高一見吓的京魂失色那
里还顧得去仿左王才代要逃走子骨持合台定程月後心又
是一合真以扎死人一般又是子骨命草、逃了高庚賊回城
中而去此時兵卒早以救起了左王天色以晚二人回堂交今
這法不若且說高庚回城王府未見雄慶
高付將 敗近城中說詳細 雄慶聞听怒又京
口中只說气死我 怒不得 雄无胆大牙未見
不但子骨吓他助 元来还有柳展左 頭一陣

日仿孤家四复将 不致死虎言谁平 望了，二拼望了
明朝亲自去出城 问，逆了叫他清 问他行的通不通

姓廖他 过说越橙仁越怒 千岁王尸口内杯
在旁合春园言道 他把那 只见高庆把身弓

姓廖他 不必有怪勅至石 若刺一个不总能
姓廖他 高庆说通须如此 反叫那

忙问却是怎来行 这般逆着准成功 姓廖他听心大听
为且我有计守卷 将廖他计果外转

明日孤先出城去 见一见 逆弟姬先问分明

听他怎说对孤语 可有脸面见孤旁 孤代有

亲是看，城登寨 便叫行计把功成 君且二人商议之

次日前去亲战事 一宿三辞我不表 不省的

到了清晨那情停

今到天明姐度忙，披襟止齋禁下一干跟从中将响了三声
大炮大家出了八宝城寨至城寨门前未定要姐先亲身出
答法管门军不代慢忙，报进营去上了大柱送又跪倒口恭

千岁一逼军师先尸今有大千岁主范心外叫王下亲身出范
去见特来禀报孙武子同听将手一摆范门军退下中军只听
姐先坐上同言口叫军师不皇兄今日前未孤家还是见与不
见武子说止宴他前未刺死二千岁谁勉入言不义今互西军
阵前直差两逆军将正直说个明白大千岁若是以美归服便
望也免身死反目如不没正那时祸到临头他也悔不谓千岁
会情方成名止言慎姐先点头言道军师之言甚为有禮傳旨
出范会战

宋将军 同舍一齋声卷在 大家打点不消停

吴王欠身化高生 手下的 忙，拉过马驹尾

军师明甫相陪定 一千军将紫随行 前面是

左王上马先回路 内门大砲响咚咚 三千兵平朝外贯

个，猛烈又晓云 京初江榜名姓廖 奉目留神看分明

但则见 一对尾箭前引路 后有三千保架兵

姓廖中将解摆队 方是蔡架中安在 齐，止，往外拥

后又闪的大炮响 真是是 头一对

展为相合折在将 二对盖字盖盖英 三对右着响马立

丑仁志怕死人三名 武子子脊分左右 蔡随呈王也出范

君且们 走至江榜高远远 对面上

被廖现睛眼皆红

姐度着见范中这番势派如生齋止又见泉将一个个似一个
摆队而出更加仇恨只说怕不得逆子为患杀兄篡位有这些
逆党相助说者又有道中有三匹坐亭左边一人坐儒生道纶
巾鹤履坐奇五明胸身背宝剑人物大有出世神仙之态身

把三军司命之箭右边一人头戴三山帽良日段猪恭单良菜
靴甲子提省五日神靴坐奇一匹小白毛良宗战马人物轩昂
后面也有一杆大旗上号忠止明甫四个字又看道中红罗伞
下之人几乎裁下战马

但则见 红罗伞下吴国主 天生品貌不非凡

人品清奇多宝 他亦那 世俗之人不一般

南冠王冠头上戴 龙眉凤目耳垂肩 甄丹

一朵朱英双虎戏 水红元领身上穿 温，雅，多俊秀

痛休金錦走虎遊

茉莉朝靴登忌下

紅鞋玉代束肢間

肋持角

一口三尺龍泉劍

端正穩坐玉刁安

子勒偏江多沉淨

這支

虎腕拿定紫絲鞭

未定江防收住馬

河面合委把詐言

尊一声

皇兄近日在架處

小才堪光在此間

奉清兄玉將芒近

我方才把架處

還有几句表腸話

稟告皇兄謹根元

這不知

皇兄今日信喚我

有何吩咐傳令旨

這這吳王言未盡

那也相

姐應問听言疑誰

大罵姐先如逆子

真正万惡胆色天

孤向你

為何殺兄奪不位

倫礼云煞行不端

這敢出營表見我

問你目已有何病

我今若不殺逆子

二弟泉下也不干

姐慶他

說有崔剛坐下馬

惡根

拈動画戟方天圓工前

我弟兄三人俱不可立若命大皇兄二皇兄衰位奈是偏妃所養若

立臣弟又因三人之中我弟是小這才將那信國之室壁佩理在祖先

堂金磚以下合我三人前去叩拜予先言明那一字跪在壁壁之處后

龙衣大位平天所賜也是皇兄亲眼看見小弟端正正跪在壁上這也

罢了后在臨濟閣宣父王又有貴恙不能去說道何人替代父勞何人

衰位二位兄長又不肯去可於小弟九死之中得其一若是不多楚國

典護將軍伍明甫蒼救那有今日這也罢了父亡之後二皇兄以

強押弱欺兄滅弟忘不讓或當讓作

你竟是一

兄弟一概年終讓

那有一点手足情

高衰大位恩义忘

今日里

借也休提这一宗

你我衰位一般弟

何論長次弟合兄

為甚成

旧臣一被全杀尽

竟用佞党掌權橫

老主分封一數代

眼看消然一旦坑

皇兄袖手你不管

八宝城內享華榮

合蘇州

百姓荒亡民不定

小弟現睹心内疼

将与軍兵全不忿

眼看看

不久旧要動刀兵

鄰國也有吞併义

不久乾坤便要終

戒小弟

姐慶着見姬光這番勢派如何叫他不怒口中只罵逆子殺兄

篡位你還敢未見我上不殺你就是死去的王弟他在陰曹也

不干心冥目說有崔高上撞就要動手只見姬光滿面春風口

尊王兄且請息怒弟有一言說在江場合這兩軍的將軍大家

所真如有一人說弟之羞我姬光情愿自刎江場也免皇兄動

怒姬慶道逆賊你可又有何理吳王高聲說道皇兄你找三

人元係一文二母大皇兄二皇兄皆是西宮洪氏母后所生居

長居次弟乃正宮白氏母后所養居三父王年邁要立世子你

也曾諫言多少次

兄王再不肯听

倘然被人奪了去

先王泉下怎安寧

此行也非我本意

不行軍將也不容

有一个

义士專請他行刺

也因心中氣不平

別者之人皆靠后

現有位

忠正明甫信調停

你說小弟罪難恕

身登大位任縱橫

我請問

皇兄我母有何罪

元何常往冷宮

我若不依便要反

万分望出死奈中

話以說明情慮讓

請皇兄

臣弟脫袍你未聲

三千岁吴王说至其間不由二目吊淚兩傍的申將聞听无不
點頭那有一个敢言不是姬慶聞听他的心中可也明白怎奈
一件也是命当為忠言逆耳这些話內軍士有兩句話听耳
內說有明甫在內調停不由大怒又聞姬光要他把大位讓他不
是好意他偏聽命了义了只当短他進營也要謀害更加生噴
一声怪叫嗚嗚氣死我也你仗口巧舌能也要害孤的性命你
可怎得解句

只听的 姬慶口中高聲叫 只罵這叛賊色身

弟兄簷住真可恨 却又何 花言巧語又詭人

想哄孤家將營進 也想謀害枉用心 細想來

姬光之惡情可怒 主謀全是狗佞臣 大胆伍員真可恨

調唆蘇州臣弒君 快些前來將孤見 不弒逆叛氣怎伸

姬慶在 江場之中高聲罵 對面氣坏左喪門

甩去白綾袍一件 催戰馬 手擊神元鎗一根

听他口內声叱咤 大罵奸王少明云 你弟兄

全謀欺孤奪社稷 強填吳國錦乾坤 伍某現有黃金印

天子欽賜誰不尊 忠正明甫四字字 难道單你不知聞

所為是 巡查不平諸邦事 斬首去手那中真

良言你既不入耳 這也是 你这奸王命該因

禍到臨頭休後悔 我送你去早归阴 英名他

說話中間高不遠 神威展動吓人魂 各定姬慶控鎗刺

姬慶一見气乍心 一橫战杆忙抬架 兩下里

俱竟力大果然沉 上回書中也曾表过姬慶的身高力大列國王特長行的身形

不過九尺開外若似姬慶一丈二三自然显的高大古語常言
身大力不亏再也不差手中这杀戟乃是一杆鉄戟分量果然
不小三下若首如此他方極用力孔未姬慶也聞素日聞名
又答有气恼攻心戟架則鉗也是兩膀用尽平生之力当真若
非子胥的力量別者三人这一戰實難抬架只听嗚嗚一声响馬
步相冲撞將過去这才是兩下里吃京只賁力都不小
这正是 兩下彼此心京怕 腹中晴二吃一京
奇說当真力不小 果然的 話不虛傳是真情

思財之間重对面 姬慶控戟那相容 各定了

明輔加力分心刺 子胥壯心用鉗迎 二人当場杀一處

惡战仇敵賭開爭 姬光一見心害怕 他把軍師口內詔

你看這 今日是公伍明輔 江場大戰大皇兄

素知皇兄力太猛 大畧看 誰保秦賊与輸盈

若依我孤寡独見 莫若罢战且收兵 若不然

可怕明輔非对手 倘有疎虞了不成 武子聞听微冷笑

千岁王了請听明 大千岁总然旅大 怎比明甫战法精

在臨潼 一人能擋兵百万 又何在

今日王了人一名

武子說千岁可知兵家有言勇將不如智將大千岁勇怎知
明甫的智大心高自然有券去敗千岁不必憂慮說有馬上分
付軍校擂鼓好与明甫助战喊軍政司答云只听嗚嗚把催
陣古打多了進至雷明一葉系公列國之特孔夫子了造書称
為聖人教化天下自立儒教因此声名大咧武子了的声名叫
也不小稱為武聖人怎奈世俗不講兵家甚故只為他制造兵

書信前後世就是那西汗的韓信東汗的鄧禹三國的諸葛亮
隋唐的李靖唐朝的孫茂公這些人會用兵可也得換有他的
兵書行事若到了古人詞上說的他一子子免也不值破戒開
齋貪花愛酒胡說的安可胡說咧這才又給自己元說說武子
用雷把自己打死也不曉得書札何在閱文少叙且說三下正
戰姬慶二人不遇五六下回合忽聞作陣古响不由心中膽怯
伍明甫 一聞戰古如迸豆 英左腹內暗沉着
知是軍師孫武子 惟有他 早送姬慶見閻君

英左時間不代曼 好汗馬上抖精神 只說是
我須如此這般羨 奸王一定命難存 好汗想罷主義定
一交戰時膽心 猛見姬慶朝上擡 豪杰一見膽生春
但見他 一戰扎去多紫烈 并不招架一閃身
姬慶刺空身一擡 這不旧 喜杯臨瓦左喪門
壯上抖鈴跟進去 旧亮上 一注秋水奔前心
幸來到銳奪人目 令人明膽吓冒魂 大叫奸王那里走
姬慶一見身一擡 双手攔戰忙招架 兩膀用盡力十分

只指望 戲架剛鈴益過去 那知眼下禍未臨
明甫鈴又抽回去 姬慶的 鐵戟迎空把身存
向上一起四下勁 三下又把鈴一伸 各定了
前心之上扎了去 關的姬慶眼睜睜 自料這鈴難招架
見他不假半毫分 見他反將胸一話 剛鈴正上中前心
吧一聲 江場吓坏五明甫 到把住
蓋世英左吓的冒魂

說來此事元本令人可怕明亮之的剛鈴扎在前胸之上不用
細說惟上川一丁前胸通身後背好那知道此鈴一分毫
骨孔動只為子膺力大札的姬慶却是向後倒退了儿步昂然
去惹反把子膺吓了一个面目更色对陣的武子看的明白忙
問吳王口等千岁這可是那猖獗凱的无故姬慶光点頭說通
正是吳國倚國之宝元是兩身被三位皇兄分用此時又与魚
腸寶劍這可如何是好武子聞言微口冷笑說為臣自有道礼
信令鳴金只听哩唧唧響声响曉江場的明甫正与主义听見

營門鳴金迤首勢兇叔馬而回姬慶如何肯依在店边四起三
軍乱箭奔奔姬慶至有至宝護身不怕乱箭怎奈軍人他
敢冲营只許忿怒而回伐兵進問去了且說吳王君臣入营下
馬上帳归坐姬光驚致双眉黛看武子聞言叫軍師這可如
何是好武子說這為臣也曾言過這不冀為奇到是今晚三更
之時有場大雅我門礼当早口准备英左說莫到臨期有假說
有提筆寫了一封字柬叫過中軍官去照帖办理限不明日五
古要用不得有悞

只見那 中軍接東声答應 各去治办細情傳
武子坐上高声叫 焦將軍 快上前來把令听
焦又聞听声答應 英左上帳把身手 武子下
將軍面袖須伴細 此事非你不行 有字一封拿去
立这一休莫大功 只管放心頭前去 小人后回去接表
焦休欣 接過字柬不代曼 自去行事好战征
武子又把明甫叫 伍三下 站起忙上了一声
武子說你快附耳 明甫低頭仔細声 武子下

在他耳邊開言道 說是將軍莫消亭 定更之時值晴令
曉諭合營將與兵 迎回大寨休要動 後軍一概盡蒼空

到天明 如此這般接義 我畧一定把功成
子胥答說得令 怕的吳王廖色更 信與將兵晴柳營

武子這一分派將 多亏軍師妙算能 不然軍命不保
皇兄此計真正狠 武子聞所回言道 只說全仗老蒼空

想活一个也不能 我為臣 孫遜所仗阴阳礼 却只為

千岁王了福正波

且不說蘇州營中之事書中單言姬慶回進八宝城上良安屋
归坐心中深恨子胥只說果然他的本領高強若非孤有德貌
執甲護体我命休矣高侯說道千岁可勇看准虛實我們今脫
就行一計姬點頭說道正好他等安營正在低窪之處如此而
行可保逆賊全軍盡喪却是全仗將軍之功高侯說道千岁殺
心不是為臣諛口若容他們走脱一个枉為好汗

只听那 姬慶付又開言道 口把將軍叫一声

也須面神加仔細 我孤家 代兵在後作接友

高侯口中連答應 忙挑五百合水兵 眼胆着

不竟堪上天色晚 紅輪西墜月為宮 大家忙吃戰飯

到了天黑掌上灯 中人起身不怠曼 開了東門瞻玉城

全都是 身穿水衣与水褲 腰代剛鑽利刃拳

表过高侯多異怪 搬定了 搬馬金盞在朕中

搬船不过三五下 穩一定能把功成 三隻眼

兩支紫紅似血 当中如墨一般全 站在船頭往下看

能睛教又有余零 若是將身跳在水 可以能勾睁眼睛
向前頭 是物可也睛得見 只是這看可也睛

水内存身可以住 今日方定計穿危 水性實也心算精
因此水战旁对手 要把姑竹大管仲 一心要

穩一定把功成 不多一時来的快 未至了
千塘江岸那消停 他們有船可以渡

此時天有二古將 將高侯代有五刃今水的軍卒未千塘江的

江邊那肯代曼高侯信令分付動手他也打從身後取下了摠
馬金盞按挑江隄人多手重不消頓飯之功把江堤折了一段

水声响曉真不更如牛吼鐘鳴一箭真正水火无情水還
可以驟開殺戶唯有水令人實難招架早就順着低窪之處蓄

江船料然歇息了歇息信令開船去到八宝城前去觀看
這高侯 乘船四門來觀看 此時堪文五更

素王西門城以下 他在那 船頭幸目細睇

往前一瞞心大悅 不由添以長笑容 元本是

所生三支奇異眼 夜視白昼一般全 又搭有金盞多渣巧

正當十六月光明 一眼望去尽是水 岸邊岸浪浪冲

又被這 月照光明波浪漾 如良似雪响鐘鳴

水面飄多物 都是那 妨蘇吳王大元營

性舟被水冲起去 水上飄流任西東 因此上

高侯一見心大喜 只說中了計牢籠 付又一想說不好

不由有忙心內京 空有性舟去別物 不見一了死尸灵

不由有忙心內京 空有性舟去別物 不見一了死尸灵

他这里 正然独自胡猜問 猛見那

迎頭水响有灯笼
高岸先見水中飄流帳房是了欢喜自疑中了他的巧計後一
想吳王姬光人馬不少既然秋水冲了大营怎麼連一个淹死
尸首沒有是何缘故他可那里知道武子早以算定他們今夜
定要撥江救水迎面苗下了一座空营君臣二古將尽之時早
已退出十五里在那高岸之外安营去了若不苗下一座空营
怕他們另改別計此為計中計借計以此便要得券下回書中

便見分曉開文少叙且說高岸正然遲疑猛見正北之上既
有盞灯光明亮順水而未由心中吃異暗說敵兵在船元何
水面之上有了灯光若說是城中自己之人焉能到得城外正
思之間那盞灯光堪堪臨近相离不遠高岸仔細一看这才明
白不由心内交疑元是四名水手撐着一支大竹筏子上有
十數名軍卒當頭一將站立但見他生成凶惡威然看光景
是了熟于水战之人黑洋上不好比竟似玄坛一系
高岸他 站在船頭現仔細 打諒逆頭这个人

青猴孔中頭上找 兩旁边 頭髮飄揚乱纷纷
面如锅底一般羞 濃眉兩道通再牛輪 他却是一
一丈單目真不小 閃閃光華有精神 獅子大鼻蓄滿孔
一張巨口似血盆 連鬚胡頰胸前苦 鬚毛朝上賽良針
身穿眉 水衣緊繫茶壺代 一条水褲通下身
一把剛卡別身后 手捏勾鑰匙一柄 看身材
睛未約有九尺外 睛年紀 約未不過有三自
真如玄坛重出世 却是宣武降元塵 听他口内高聲叫

胆大賊人細听真 擬江救水將人害 那曉知是枉用心
諒尔等 小兒鬼詐惡更計 急喘了早知
這敢撐船未送死 焦了忙將舵一伸 各定
說着兩下离不遠 付將他把身一跨 縣過剛舵身一挺
对面高岸迎面刺 不由心内大動喚 此時船後遂一处 高岸忙把兵刃掄
吧一声 撥馬金壽將筏閣 竹筏子
焦休欣代將連兵水内沉

水战不比旱战講不得三十个回合二十个過盪但九水
战之將須得用那有胆氣之人方可成功胆小者必敗若說早
战券則催馬前冲畧肩不能取券不能取馬敗陣可以得逃性
命似这水战船上交拳實然不能由人假如說兩下里对面而
来一个從東往西一个從西往東下面船主臨近方能交手还
就是下子胆大的可以跳過那边船上去券則成功敗則死
在那边万不能敢陣而回若似焦了乘得这个竹筏子乃是
竹子編成當時要用立特赶办成的比起船来更加急快走的

可是逆水高岸船大走的可是順水比起来却到不差上下焦
休欣用的是勾鑰匙高岸使的是撥馬金壽焦休欣的兵刃是
故此他先動手自有高岸刺一輪未高岸本是久貫水战之人
見了並不着慌看見勢派凶猛也不招架忙將身形往旁边一
閃向下一跨躲過舵去这个工夫船筏可就到了一处高岸他
把身形一挺一掄倒馬金壽各有竹筏子之上聞未上回書中
表過就是大船可也不過三五下子便沉落水似此竹筏用不
有多之力就是一下子只听一声响唬連兵代將尽行落水

兵与将

尽行跌落汪洋内 高侯大叫不絕声

只說好个賊小輩

我看你

来的势派到也凶

那曉你却不耐聞

一下便就落水

晴光景

到似一条英宏汗

可惜枉自逞豪名

未時豪強今何在

归于水内赴幽冥

大器未必識認我

怪你見面不通名

这正是

犬吠曉王各為主

休得怨我不留情

高侯正然心高傲

忽然間

一座吃事把人烹

猛然小舟只一恍

只听唻拉响一声

登時間

船的底壳朝了上

也都墜落在水中

高侯这一身落水

好汗焦义早滴停

后下水的无准备

欢乍吳國将与兵

焦休欣

好汗一見不代量

急忙

双手揜鈴那相容

焦休欣連兵代將墜在水内 幸公請想能与焦了前未之人何

用細說一定水是熟的似此何恨之有早在下面准备亭当黑

了閃他那一支席目观看代未的这些人乃是他的手下的二十

名頭目个个精通水性一概蓄身而未可有一件只是全都不

能睁睛焦了这支单目乃是天生水中之物全然睛的明白焦

了水中用鈴杆子指点他们此是睛今人个准备全把攬子勾

刀掌在手内近个等候英宏这才用他那句廉鎗梢个搭住船

帮運動面腿的旅力往下一振似此筏子船如何担的起英宏

一墜这才给他蓄了一个过高侯船工本是五十名兵卒这一

落水立脚不定个个心慌然說会水却与准备定然是吃苦

高付将

冒然落水身不定

穩个吃个还不輕

系京頭目所見响

一个

谁肯代量那梢停

閉目合睛看動手

攬子勾刀下絕情

全不管

呈兵呈将好个歹

胡勾乱扎那相容

脚下有根身得力

四面相凌往上攻

人鱼不多得了券

元本了个有奇能

五十个

兵卒應命难逃遁

扎在身上只竟疼

死挨他还不取噍

那一个

哎哟江水口内冲

灌内腹中也是死

抄帚总是剪而明

这一陣

五十一个人落水

死者大概有对冲

尸首顺水漂起去

登時一片赤通红

高侯一見气破胆

忙个施展水中能

焦休欣

好汗現睛那敢量

他把剛鈴手中揜

将脚一登高一躍

真正是

天然奇藝似魚龙

冲至跟前高不送

将鈴一探奔前胸

高付将

見鈴臨近身一闪

忙在水中轉身形

從旁側身朝前湊

焦了剛鈴却刺疼

使的不由身一探

高侯他

一見时下那滴停

水中交战真难总是躲閃不能抬架看的見的还則可矣最苦

是那閑有眼的人家扎了未他也不知道就是这美舍个怨个

糊里糊塗的死喇高侯元是一个个躲過黑下的鈴去側有身

子從旁進身用他的搖馬金壽台有焦休欣劈胸闖未焦休欣

一鈴刺空使的力猛不由身形朝前一探猛物見高侯從旁用

的兵刃扎未曉說不好忙个将脚往傍一踉只听咣咣一声水

响縣將過去躡虫有一支開外曉說此賊利害不由心中痛恨

焦休欣

思量不由冲个怒

气坏宣武大帅神

交手只待加仔細

真正是

處个忌得要小心

二人又聞多時令

堪个天亮到清晨

焦了他

自竟已身實努力 腹內展轉暗沈青 只說此事怕不好
此賊水性果超群 我今不能將他奏 這可怎麼走脫身
細看他 赴水比我還急快 敗陣他定在後跟
倘有怠慢差他處 到只怕 我的殘生命難存
只得免強相救聞 這話還是暫休云 再說那
二隊接應伍明甫 奉勅臨九左喪門 乘有竹筏頭前站
代領兇即一隊軍 走有七七天明虎 往前規睛看真切
望見了 一派芒芒 盡是水 聲如牛吼吓人魂

這句多時心納悶 都只為 不見前頭有一人
暗說奉命未接應 所為焦兄弟休欣 却元何
不見他的影兒 為何忘却主何因 難道有了不測事
叫我可往那處存 思量不住朝前進 倒控神鬼錢一根
猛睛見 前向水內番波浪 好汗他
冒然醒悟把話云
子盾正然不見焦休欣的宗影心中納悶猛見此處水內番波浪
行至臨近仔細一看但見紅水漂流有無數死尸一支竹筏一

支江船不由心內醒悟知是焦了在此水內與人打仗好汗忙
上傳令分付水手停住竹筏望看水中現看怎奈何任他
看不見就是睛見江水番竹筏亂跳亂慌還多鄂州常習水戰
到底英雄是个漢脚子而且竹筏比船祭漂心中睛時說軍師
命我前承接應焦兄弟我又不通水性雖然知道他在此與人
征開我却在此面有些急不能幫助又說有剛既為接應我却
不可遠去須當如此這般防者倘有用我之處也未可定
伍明輔 想這英雄主義定 忙忙回首扭身形

叫過兵頭身若站 遞給他 五句鐘針戰杆竿
走獸壺中忙投箭 飛魚袋內取刁弓 英石他
認把搭弦往下軟 因多虎目瞪雙睛 不言子盾喪門帥
水面等候助賓朋 再說黑了名焦義 地與高侯賭開爭
英石他 只竟力性難取券 免強努力抖石凡
猛然一招朝上看 不由的 心中大驚喜無窮
睛見明甫喪門帥 蓋世豪杰算英石 但見他
竹筏船立向上搬 手中拿空箭台弓 焦了泰遠其中義

好汗這里早心明 知是子盾為接應 看遠水內睛聞爭
他不能 下水前來將我助 水面陸防睛網停
有義是要將我助 我如今 何不如此這般行
狗賊定然全處跑 穩穩能勾把功成 是了也
想星之時不代曼 施展他即水中能 猛把身形朝上起
躍上水面露雲形 高侯不知好只歹 他也強水往中沖
那知道 才一探頭出水面 竹筏子
明甫了早已伐出箭刀翎

非是說書的重叙禮不可錯亂方才在下表過怕的是宋江
听明白必說此信前言不答後語子盾他在水面站之高侯他
一全焦休欣二人水中都能爭眼而且高侯他是三隻眼睛焦
休欣他是一隻眼睛高侯他没看見焦休欣他反到看見紡綿
是說善的錯處非也表過高侯他虽是三隻眼他若是站在船
頭往水中觀看能睛教丈水中睛睛是物現看的見他可沒焦
休欣這一隻眼睛的這面高侯他在水中也全仗着當中那
一支眼睛看而且高侯在這面神姬慶焦侯自然他是苗神

他的接应伍明甫高彦并不礼谕故焦休欣先看见手骨閑文
少叙且说焦休欣正在身乏力怯之时这一看见明甫手执弓
箭立在竹筏之上望见水中现着他是何等的欢喜因此冒
失口将脚踏上一登身子往上一蹿可就扑上半截身子露出
水来高彦只当焦休要败怎肯相容暗说恶贼你要逃生那得
能勾也就洒水向上一冒探出头来作梦也不明甫在上等候
正在那里瞞看先见了探去半截身形后又看见一人去了
水面認的是高彦手骨那肯代受

伍明甫

见他双手只一拳

看见高彦出水面

好汗时下那消停

对准了

苗头忙将后手松

箭箭不闻弓弦响

自古无二果然精

就是那

神射将军养老将

亲信明甫这一能

高彦他本没防备

二则该他赴西冥

看见刀翎说不好

才代躲避闪身形

那知道

梅针末的多急快

耳内听的响一声

正中面门弓本硬

箭又夜

这一伙伙真不轻

入肉约有三四寸

早把残生一命坑

长不住

身形去住往后仰

死尸咕咚落水

焦尸一见心大喜

代领首

割了首级身边代

见了军师好报功

脊上竹筏才要走

中家颈目脊出水

未见明甫大盟兄

数支战船离不远

如瓦似箭往前行

暗见对向有敌兵

旗号无空风飘动

隐上上面绣金龙

知是姬慶亲至此

未与高彦作接应

明甫開言呼美弟

問說是

对面未人可看明

子爵謀美弟你看对面船上張打虎旂定是姬慶亲身前未接
应高彦我們可当好上迎接焦休欣說兄长請放寬怀代小弟
立下这件全功等他未时代我躡上他的船去定要断送奸王
的性命說話中間兩下里相离不远这边的兩位一齊觀看但
見未船約有十二三支当頭船上正是姬慶手執画戟立在船
頭恍里恍惚相親又丑令人不由心中害怕
但則見 姬慶生来多凶恶 令人一見无不凉
三叉金冠头上代 飄揚 高有三尺有赤零

面如喷血一般全

濃眉兩道超环睛

大鼻子

兩耳插風血盆口

短上剛鬚海下生

身形高大一丈二

三十余岁算年輕

德貌凱甲龙轟砌

内襯紅袍秀金龙

腰悬有

三尺龙泉双拳劍

左代鞭牙右持弓

手握画杆兵铁戟

虎头的

战靴鞋底足下登

真似方相如方必

朕祖朕乍猛又凶

站船頭

对面他把眼睛瞪

口内叫喝喊一声

胆大反賊休前进

未者何人快报名

有你千岁了未到

报名好去赴西冥

焦休欣

听言他先吐答哀

叫声奸王你是听

老子非是别人等

我住在

迎却高山鬚鬚上峰

字表休欣名焦义

盖天大王是人称

素知你

一合姬僚兄合弟

倚強押弱任跋横

是你大王心不忿

平素常打报不平

赤了姬僚难消恨

我还要

送你前去也赴西冥

焦休欣叫声姬慶你們弟兄可也太大加強暴倚大欺小倚強押
弱你家大王最愛管的是人間不平之事因此上杀了姬僚这

才杀你这奸王叫你们一处全归地府焦了言还未尽把一丁
姬慶氣的須眉乱乍面色更改只听他一声大叫哎呀氣死孤
家了好一起可恶的逆党全是尔等实是惡氣难消分付水手
搖撻船往上撞姬慶拈战杆才要動手只見后面又有一支小
江船赶上過前未見船頭一將口尊千岁代臣未敢將說
有相离不返焦休欣早以看見未人果然威风凜凜是一条真
正的好汗

但則見

此將到也多麼壯

穿代打扮甚鮮明

頭戴青銅盔一頂

身穿鎧

半付執甲是青銅

面如瓦獸一般

濃眉兩道眼通紅

看年紀

睛未約有三十岁

長旧朝頭垂似宗

他使勾連銚一杆

水战多有這般兵

弓箭什物全不代

自仗水內有奇能

他在這

姬慶慶下為付將

姓王名字叫王封

听他臨近声威喝

說道是

大胆姬慶敢胡行

老了追你残生

快上前去赴幽真

見他将

手內勾連銚一撞

必定黑了下絕情

焦义一見微冷笑

可要狂賊罵一声

小輩也未充好汗

叫你立刻入陰城

焦休欣

說有見銚离不返

他這里

忙用銚搥那隋停

焦了瞞見王封使的也是勾連銚心中早有了机謀双手搥銚
並不動手等也未刺果然王封不知利害惹恨上召定焦休欣
便刺黑了瞞見鎗臨切近方用他的勾連銚圍子等准性上
一迎只听咣咣一声响唬黑了旧有勢尔一番双手銚勾免可
田搭住了銚勾用力推後一振王封可就吓了一跳忙也用力

性自己怀里一換焦了忙又行前一送兩手一番双銚開扣
使的王封往後一仰吸呼我在船上明口把了前胸可就路將
出未作了个撲銚的架式黑了這里只用銚一探只听咣一声
正中前心之上焦休欣又把双手一棒只所扑通一声死尸掉
在水內

好一位

黑了銚法多奧妙

刺死王封落水中

对面气坏名姬慶

不由的

冲冠鬚乍動名名

大叫一声氣死我

分付搖槳往冲

召空了

焦了搥戟分心刺

兩膀用尽力去穿

黑了一見不代曼

焦休欣

早在這邊逃主义

英左胆大是天生

將身一踉又一起

兩下里

相隔約有一丈零

一踉一起全手力

耳內只听咣一声

早從這

竹筏之上只一跌

好汗演四屏彪形

跳在那邊船頭上

姬慶現睛怒又凉

只說黑賊真胆大

敢未自己送残生

說有他

一抖画杆分心刺

焦了還是不相迎

忙把身形又一閃

全仗有

自己巧妙体態灵

柔過鉄戟不代曼

將銚一弓又一橫

召姬慶

前心之上扎了去

大叫奸王快登程

姬慶一時堆招架

見他仍近一咕胸

眼看剛銚扎在肚

那知仍是尚用工

焦休欣

一見腹中說不好

姬慶他

不由的怒氣冲口那相容

猶貌凱甲可是真：利害非常焦休放這算給了姬慶一了湊手不及這一鈴正：扎在他的胸前之上英左使得力猛若是別者之人定串一了通于后背怎奈姬慶被黑甲扎得往後倒退了又步可也吓了一跳不由氣往上撞只說好賊你敢為惡說有回身掙戟便利所有船上的軍將一見人：動怒也是了個生嗔一有各掄兵力大家上前圍果焦休放一見他這一鈴未曾扎動姬慶不由又京又怒只說当真惡賊利害又見車人圍果好汗豈肯叫他們把身形困住忙：退步回身只見他將

彪軀一扭呼一聲跳入水內姬慶看見黑甲跳在水內忙：分付軍將放箭中人領命一齊抽弓拔箭只听咻：大家奔往水中亂射再說這逆行筏上的三甲子昏看得明白他見黑甲焦休放跳過船去扎了姬慶一鈴並未取勝縱身入水自畧自己的水戰不精不敢跳船后又聽見對面敵人船上被箭只得要退往遠處去等候焦甲傳令退回畧首焦休放不能有失自己仗自竹筏急快先旧退在了遠處去等度現看這話按下占且不表

且按下 明甫暗：朝后退 单表水底大英左
將身跳在汪洋內 猛听見 姬慶叫放箭才响
好汗時間不代慢 將身一生又登登 沉在了
水底又把身一探 躲在船下既身形 暗見梅針朝下墜
真如驟雨一般全 又是好咲心又恼 暗罵奸王不住声
果真他 力大戰沉多万惡 实与别者不相全
又有凱甲將身獲 当真他 生成实是惡又凶
我今以竟躲過你 元何你又不放松 你如今

放箭有意將我害 思量果然礼难容 我今若要饒過你
這口惡氣怎能平 代我把你送入水 看你揀翅怎充滕
焦休放 想罢才代要動手 好汗他
付又思量怕不行
黑甲意欲要把姬慶送入水內付又一想大船比不得那划子小船份量沉中又无帮手正在犹疑之間猛然望有水面之上
一看暗見子胥架着竹筏往後到退似有畏懼之形英左暗說不好明甫哥在此反到累手大料我单人独自万也不能傷害

奸王我到不如占且回去報知軍師大家商議我再前來也不為晚好汗想罢暗：瞅了一了空兜便是一个猛子從那大船之下只听咻的一声水响便是一箭多遠付又用脚一登到了竹筏以箭輕：出水叫聲明甫哥我們回去罢說自梢：跃上竹筏子胥一見心中大喜口中答应傳令回兵竹筏輕巧順凡順水展眼之工不見踪影姬慶还在船上不住督兵往有水內放箭此時后面船皆到天晚之時也不入城大兵旧在此处扎住水寨

且按下 姬慶在此扎水寨 再表宣武並眾門
二人回兵來交令 見武子 稟告交斧許元因
武至人心中大喜 杀了高侯去衬根 只听那
吳王姬光開言道 眼望奉勅武至人 口中他把軍師叫
此事只怕要勞神 皇兄將舡灣在水 大畧明朝定來臨
偕如今 扎在在这高坡上 怕他下面把兵屯
八宝城中粮又廣 奚里城 还有十万馬步軍
我孤訓練三年半 个：能爭勇超群 偕君臣

比較寔：非对手 想勝皇兄枉用心 何況他的戰又勇
又有獐狍甲獲身 三宮皇嫂通邪術 人刀馬又絕倫

孤越想

不由越加心害怕 此處怎養把身存

還須軍師生妙法

別等自

禍到臨頭費辛勤

武子聞听这夕話

見他搖頭滿面春

說道是

千歲放心无妨碍

大事全在我為臣

前日也曾啟奏主

天命難違本是真

為臣我有人一了

偕君臣

旧此前去把他尋

孫武子說未來之時 臣旧啟奏不怕大千歲似討朝の方魘也
不通用一个五尺的姓人定能將他治倒 吳王聞听不由心中
大喜說不知此人姓甚名誰 今在何方居住 我們何不早
去將他聘請前來 早完大事 豈不為美 孫武子說此人旧住在
高此不遠不過二十里之遙 東北有一座山喚作茶山；上有
一洞為阮奕洞 這了人旧在阮奕洞内居住 名叫岳高心 須千
歲亲身前去相請他定前來 方為敬矣之意 可有一件千歲須
當蒙記此人身姓貌陋 王甲見面千万不可小看 与他才好

孫武子

只說此人多貌陋

王甲須當有至誠

他若一到事旧妥

大王甲

千秋一定保不成

吳王付又聞言道

不知你我几時行

武子說

事不宜遲那敢慢

旧是今日旧登程

一全明甫三人去

由下束將守元門

備下聘矣一分礼

代領軍卒五十名

全憑君

為臣三寸舌不爛

定要說他點頭應

姬光聞听心太慌

忙令人

備办礼物不消停

武子坐江傳將令

主附好汗中英宏

須當要

大家苗神加防備 人來要战莫消停 我們君臣來得快
岳高來到便成功 束將聞听齊答應 明甫忙撥一隊兵
他君臣 分派元必忙站起 手下拉過馬駒尾
三人出帳齊秉李 后范門 悄：開教那消停
出范君臣催战馬 后恨抬礼中兵丁 直扑自
東北竹茶山下走 鞭：打馬快似風 正是心急嫌馬慢
至誠前去請矣能 还是没有桃花店 杏花村总不作典
二十里 那消頓飯茶時候 吳王在

馬上現睛長笑容

二十里之遙甚是急快 君臣到下竹茶山下 吳王馬上現看但
見好主清雅秀廉 果非平等之人 所右之地 武子老甲在前引
路走不多時 見他用絲鞭一指 回頭開口并千歲請看那边
那座山洞 便是阮奕洞了 千歲聞听忙：下馬此乃并奕之意
步下而行 不多一時 走至洞首 武子用手扣門 只听 啾啾 一声
洞門開 放有了童子 走出來見了武子老甲 忙：行礼 孫甲
便向你家师付可在洞内 童兒回說正在洞内 武子說你快去
通報有吳國千歲前來 奉拜

只听那

童兒口内連答应

回身忙往里边行

去不多時往外跑

說道是

家师出洞特來迎

吳王聞听現仔細

苗神奉目細睁睛

但則見

洞中出來人了一

果是天生古怪形

当真身高没六尺

身形瘦弱令人怪

面如紙灰一般樣

小：一对圓眼睛

又半切

眉毛相起蒲扇耳

小：小鼻小嘴似猴精

短髮朋松如金線

微：的

几根黃須唇上生

身穿納稅多舊日 一根絲絲計腹中 他却是一

羊道半俗平常樣 水襪草鞋足下登 身背一口七星劍

一把拂塵手中擎 那有半分清高氣 現看寔無令人增

只叫他 含春有語簡言道 眼望他下道兄

還有千歲吳王駕 到我等 荒山孽洞火接迎

說自深：打話首 吳三相還打一弓 只說是

久慕萬名前來拜 程迨仙山礼不通 高公回言說不敢

請到里面獻茶羹 說有全進既疾洞 武子孫下諶其情

岳高他 听說令他未姬慶 只說是

此爭何难我有計牢籠

君臣全進既疾洞武子与子胥引見大家見礼归坐童兜献茶
茶罢接盞吳王令軍卒現上礼物岳高一見便问說道千歲王
駕初到荒山似賜光輝莫天何故还赏此礼武子含春說道
不為別事千歲一全明雨只為久慕弟之名今特前來度心
奉請帮扶安淨蘇州兵民塗炭岳高聞听微聲冷咲口并道兄
兄乃何等之人竟為教下弟子能胞藏天文地理運籌千里之
外又且法力無边拘神遣將倒海移山扶助賢王千歲我小弟
有能何用聘請吳王忙：陪笑又打一弓只說先生仙駕不必

推薛小王寔是久慕其名因此意兼度諸恭敬奉請一安蘇州

之乱二助明甫代楚振仇小生定当思有中道再不能忘岳

高說山野村民何能之有敢勞虎駕雁盼如此施恩敢不如命

但有一事不明到要領教蘇州有何变乱至使虎駕分費天心

武子說此事弟也深知大千歲姬慶二千歲姬絲私行燈垣

倚強押弱倚大欺小義士專諸刺了姬絲奪回社稷只有大千

歲姬慶一事故請弟帮即岳高點頭說道元來如此我岳高

實然無意功名之路既是大千歲施此等恩思不可辜負要滅大

千歲姬慶少效微勞我这里有計

只听那 岳高有語并千歲 貴耳由神在上听

山人看破紅塵路 因此上 棲身既避在山中

那管人間典与磨 自身元為保安盜 今日里

既是王下駕至此 多蒙不弃又垂清 令我寔：难推却

万分無奈只得立 我今現奈牢籠計 敢保穩：把功成

吳王他 闻言不覺心大悅 付又闻言叫先生

此是生民多万幸 我孤家 再不有忘这番情

非孤不念手足情 諄：相求弟言兄 孤愿降

先生良謀求指教 何不对弟請言明 岳離見向微：咲

又把王下口内稱 山人是条苦肉計 此去一定成大功

並不用 一刀一鉞交拳战 也不用

軍將相鄰人一名

岳高說山人与大千歲曾有一面之交我定的是苦肉之計單

身前去行判因此說不動刀鉞也不用人帮即吳王回言說道

先生此計可怕不妙大皇兄身有糖貌凱甲获体如何行得而